

世界禁书文库

SHIJIJINSHUBAIBU  
世界禁书百部

亚玛街

远方出版社

# 世界禁书文库

## 亚 玛 街

〔俄〕亚历山大·库普林 著  
白亚铮 译

## 第一部

### 1

在还没有修成路的时候，有一伙马车夫住在南方一座大城市的远郊区，他们有的是官府包的，有的是拉散座的，干的都是祖祖辈辈都干过的营生。所以此地得名马车夫镇又叫马车夫，或者干脆叫亚玛街。

后来，兽力车被蒸汽机取代，彪悍的马车夫们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以及如绿林好汉般行侠仗义的习气也慢慢地消失了。他们改换了行业，各奔东西自谋生路了。但过了很多年，时至今日，亚玛街的名声仍然暧昧，这条街被城里人看成寻欢作乐、打架斗殴、晚上不安宁的地方。

在脸蛋红扑扑的轻佻的士兵老婆和身子胖乎乎的眉毛黑漆漆的马车夫遗孀曾经偷偷卖白酒和自由爱情的昔日安乐窝的废墟上，经过上司核准、受到专门监督并遵守特别严格规章的妓院，一家家开张了。到了十九世纪末，两条亚玛街——大亚玛街和小亚玛街，街道的这一侧和那一侧，妓院已经非常多了。剩下的私人住宅不到五六家，但就连这几家住宅也改成饭馆、啤酒店和小铺子，专门赚亚玛街妓院的钱。

三十多家妓院的生活方式和风气几乎相同，区别仅在于短暂爱情的价钱不同，所以已分了外表上的特征。这些外表特征包括：女人长得是不是俊俏，服饰是否考究，房间是否豪华，家具是否阔绰。

## 世界禁书文库 SHI JIE JIN SHU WEN KU

特雷佩尔妓院是其中最讲究一家，大亚玛街左端的头一家。这是一家历史悠久的妓院。现在的妓院已不属特雷佩尔家了。他是市议会的议员，还是参议会的成员。一座绿白色相间的二层楼，罗伯特风格的仿俄国式的俗气建筑。楼顶上镶着木马头、雕花门框、木公鸡和四周雕刻花纹的木浴巾。楼梯上铺着长条地毯；一具伸出双掌的熊标本醒目地立在前厅里，熊掌托着盛名片的木盘；舞厅里铺着镶花地板，窗户上挂着紫红色厚丝绒窗幔和绣花窗纱，沿墙摆着一排描金白靠椅和一面镶在镀金框子里的穿衣镜；客厅里陈设着沙发，缎面软凳，还铺设着地毯；卧室里挂着淡蓝色和粉红色的挂灯，粗绸被褥和干净的枕头堆在床上；居住在里面的女人穿着镶皮边的敞领舞服或者假面舞会的服装，打扮成骠骑兵、王公侍从、渔家女、女学生，她们大多数是德国人，从波罗的海东岸来，长得十分漂亮迷人；皮肤白白嫩嫩的，乳房丰满，身材修长。上特雷佩尔逛一次三卢布，宿一夜十卢布。

索菲娅·瓦西里耶夫娜和安娜·玛尔可夫娜开设的妓院，包括老基铺妓院，三家都是两卢布妓院，陈设简陋一些，寒酸一些。大亚玛街上其他的妓院都是一卢布妓院，陈设更差了。至于士兵、小偷、手艺人以及其他下等人逛的妓院，逛一次又需五十戈比或更少一点钱，简直肮脏不堪，几乎没有陈设：地板是不平整的，而且上面的油漆一块块脱落，甚至翘了起来；窗户上挂着红布片；卧室是用顶不到天花板的薄板一间间隔成的，差不多就是马厩；在压实了的草垫上，乱抛着揉成一团的破烂发黑、污迹斑斑的床单和磨出许多窟窿的毛毯；屋里烟雾萦绕，还夹杂着酒气和人体排泄出的酸臭味；穿着破烂的印花布衣裳或水手装的女人们，大多数说起话来要么是声音嘶哑要

## 亚 玛 街

---

么是瓮声瓮气；有的鼻梁塌了，有的天真地用唾沫把红色的烟纸盒片粘在昨晚被打伤或抓伤的地方。

一年之中，每天晚上——除去复活节前一周最后的三天和圣母领报节的前夕，那时鸟儿不再筑巢，短发姑娘不再梳辫子——院子里天色一黑，挂在每家妓院帐篷似的雕花门楼上的灯便点燃了，街上就像过复活节似的：所有窗户都被照得闪亮，提琴和钢琴演奏出快乐活泼的乐曲，马车在大门口穿梭般的驶来驶去。所有妓院的大门都敞开着，陡峭的楼梯和狭窄的走廊从街上便能看见，多棱反光灯的白光，穿堂里画着瑞士风景画的绿墙。成百上千个男人沿着这些楼梯上上下下，一直到第二天清晨。各种各样的人都会到这儿来。淌着口水寻求人为刺激的行将就木的老头子，乳臭未干的小毛头——士官生和中学生——几乎还是孩子，长着一把胡子的一家之主，戴着金边眼镜的可敬的社会栋梁，新婚的丈夫，热恋中的未婚夫，名声远播的让人尊敬的教授，小偷和杀人犯，自由主义的律师，坚定维护社会道德的——教师，进步的作家——宣扬男女平等的激烈文章的作者，密探和奸细，逃亡的流放犯，军官和大学生，社会民主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雇佣的爱国主义者等等；他们有的羞羞答答，有的厚颜无耻，有的健壮，有的患病，有的还是童男子，有的是一身恶习的老色鬼；他们有的是眉清目秀的美男子，有的是被造化主毁坏了的丑八怪，有的是聋子、哑巴、瞎子，有的皮肉松弛，有的口臭难闻，有的谢顶、哆嗦，有的身上爬满寄生虫——大肚子、长痔疮的老皮猴子。他们走进来时大摇大摆，就象下馆子或上火车站一样平常。坐在那儿抽烟喝酒，拼命装得快活，跳舞时身体做出模仿性爱的恶心动作。挑选姑娘的时候，有时仔细端详，有时一眼都不看，因为他们

## 世界禁书文库 SHI JIE JIN SHU WEN KU

知道自己是不会遭到拒绝的。先迫不及待地匆匆忙忙地付钱，便上了还留有前一位身体热气的床，完成宇宙奥秘中最伟大壮丽的奥秘——创造新生命的奥秘。而女人们接待他们时非常麻木，如同机器一样，对他们说同样的话，做着已经做得非常熟练的职业动作，满足他们的欲望，以便在他们走后，就在这同一夜，马上用同样的微笑、同样的话和同样的动作去接第三个、第四个以至第十个客人，而那些客人往往正排队等候在大厅。

整个晚上就这样过去了。亚玛街在天快亮的时候渐渐安静下来，黎明是灿烂的，但这条宽阔无人的街道却沉入了梦乡。街道两旁大门紧闭，窗户上了不透气的护窗板。女人们一直睡到黄昏才起来，准备迎接又一个夜晚。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她们在妓院闺房里过着离奇古怪的生活，无休无止；社会遗弃了她们，家庭诅咒她们，她们变成城市淫欲的发泄器，家庭“名誉”的维护者——这四百个不能生育的愚蠢、懒惰、歇斯底里的女人。

### 2

下午两点钟。安娜·玛尔可夫娜的两卢布二等妓院沉入梦乡。长方形大厅也沉入了梦乡，在寂静与昏暗中显得沉思、严峻、古怪而哀伤，区别于其他时刻。大厅里有几面镶在镀金框里的穿衣镜，二十把长毛绒椅子沿墙整齐地排成一列，墙上挂着马柯夫斯基的石印油画《大贵族宴饮》和《沐浴》，水晶玻璃枝形吊灯挂在天花板当中。同每天晚上一样，昨晚这里灯火辉煌，乐声震耳，蓝色烟雾在空中浮动，一对对男女飞舞在地板上，扭着屁股，大腿高高扬起。整条街道都被门楼上的红灯

## 亚 玛 街

---

和窗户里射出的灯光照得亮堂堂的，来来往往的客人和马车一直闹到天亮。

现在亚玛街空荡荡的，在夏天的阳光下得意洋洋地闪耀着。但大厅的窗帘都垂下来，因此里面显得昏暗，冷清，特别荒凉，就像白天的空剧场、练马场和法院的陪审厅。

黑钢琴的光滑琴板凹陷下去了，微微地闪着光，发黄的旧琴键年月已久，已经被手指敲打得豁裂开了，还微微地闪着光。昨天的气味还残存在隔夜令人窒息的空气里：香水味、烟草味、不住人大房间的霉味，还有女人不健康和不清洁身体上的汗味，香粉味，硼酸肥皂味，昨晚打过的黄地板蜡味。今天是三一主日。依照过去的风俗，一大早，妓院女佣在她们小姐还在熟睡之际，上集市去买一车沼苔，把这些踩上去咯吱咯吱响的又粗又长的沼苔撒在各处：大厅里，走廊里。然后把圣像前的灯都点上。按习惯，姑娘们自觉双手肮脏，不敢做这些事。

扫院子人砍了两捆白桦树枝，把俄国式建筑的雕花门楼装饰起来。这样，从街上便能看见所有妓院的台阶、栏杆和大门周围绿叶渐渐枯干的白色枝条。

整座楼里静悄悄，气氛沉闷。只听见准备午餐肉饼的剁肉声从厨房传来。一个叫柳芭卡的姑娘穿了件汗衫，露着两只胳膊，光脚跑进后院。她满脸长着雀斑，并不好看，但很结实，身体鲜嫩。昨晚她只有六个客人，没人过夜，因此独自一人在宽大的床上睡了一个好觉。她十点钟便早早起来，帮厨娘擦厨房里的地板和桌子时显得非常高兴，现在她用肉筋和碎骨头喂一条用锁链锁住的叫爱神的大狗。大狗长着发亮的棕色长毛，嘴脸乌黑，一会儿伸出前爪向姑娘扑去，把锁链扯直，勒得它

## 世界禁书文库 SHI JIE JIN SHU WEN KU

叫声都嘶哑了；一会儿激动得躬背摇尾，把头伏在地上，皱起鼻子，向她龇牙尖叫，兴奋得直打喷嚏。她用肉逗它，故意严厉地喊道：

“喂，你这蠢东西！我给你点厉害看！你敢咬我？”

狗的激动和爱抚，还有自己对狗拥有的短暂权力，都让她极为兴奋。她心里高兴还因为一夜没男人打搅，睡了个好觉。还因为今天是童年模糊记忆中的三一主日，可以见到久违的阳光灿烂的白天。

过夜的人都走了。一天当中最安静的、能办点个人事的时刻开始了。

妓院的主人们在屋里喝咖啡。一共有五个人。窑主叫安娜·玛尔可夫娜，她用名字用来注册妓院。她快六十岁了，身材矮小，圆滚滚的。可以把她看成从下向上摞起来的三坨肉冻。大的、中的和小的，三坨挤在一块儿，中间不透缝，这便是她的裙子、躯干和脑袋。令人奇怪的是她的眼睛是那种不太明亮的淡蓝色，她的眼睛像少女的，甚至是孩子的，可嘴却是老人的嘴，紫红色潮湿的下嘴唇松弛地搭拉着。她的丈夫——伊萨·萨韦奇——是个小老头，满头银发。他性情温顺，不爱说话，怕老婆。安娜·玛尔可夫娜在这家妓院当领班的时候，他是看门的。他希望自己变得有点用处，便自学提琴，已学会能拉，现在每天晚上拉舞曲，有时还为喝醉酒想掉眼泪的商店掌柜拉送葬曲。

他下面是两个领班——大领班和小领班。艾马·艾得华多夫娜是大领班。她身材高大，很胖，有一头栗色的头发，四十六岁，肥下巴打了三道褶。眼睛周围有痔疮患者的黑圈。脸从脑门到腮帮上窄下宽，象只梨子，脸色发青，眼睛又小又黑，



## 艾 玛 街

鹰钩鼻，嘴唇凶狠地向下撇着。脸总是沉着，仿佛想显示她的威风。一两年后，安娜·玛尔可夫娜退出时，将把这所妓院连同所有的妓女和设备都卖给她，她付一部分现款，其余部分分期付票据。这在妓院中已是众所周知的了。所以她已被姑娘们看做窑主了，姑娘们都很惧怕她。她亲手打犯过失的姑娘，打得狠毒，冷静，该打多少打多少，毫不改变脸上沉着表情。姑娘当中总有她一个宠儿，她用苛刻的爱情和荒唐的妒嫉折磨她。而这比挨她打更难受。

另一位领班叫左霞。她是刚从小姐当中爬上来的。姑娘们还不称呼她的名字和父称，只用又阿谀又狎昵的口吻管她叫“小领班”。她又干又瘦，从不喜欢安静一分钟，眼睛有点斜，脸蛋粉红，梳着羊羔头。她喜欢演员，尤其是崇拜胖喜剧演员。她在艾玛·艾得华多夫娜面前总装出一副谄媚讨好的样子。

最后是第五位——本地段警察分局局长科尔别什。他身体健壮，力气很大；他头有点秃，棕胡髭像把扇子，两只碧蓝眼睛暗淡无神，细嗓子沙哑，但听起来还悦耳。他从前是侦缉队队员，这一点人所共知，并且力大无比，审讯起人来残酷得很，所以他的名字令小偷流氓不寒而栗。

他干过几件不光彩的事。全城人都知道他两年前娶了一位七十岁的阔老太太，去年把她掐死了。可他费尽心思总算使这件事摆平了。其余四位在他们所经历过的形形色色的生活中也都干过黑心事。但这些人把自己所干的坏事只当成职业中的没法避免的小麻烦而已，就像决斗老手想起自己的牺牲对手时不会有丝毫良心不安一样。

四个人拌着煮开的鲜奶油喝咖啡，警察分局长拌法国甜酒喝。事实上他并没喝，不过装出一副赏脸的样子。

## 世界禁书文库 SHI JIE JIN SHU WEN KU

“福马·福米奇，事情怎么样了？”窑主讨好地问，“对您来讲，这件事是小菜一碟……您只要一开口就行啦……”

科尔别什慢慢呷自己那杯甜酒，用舌头轻轻把粘在上颚上的辛辣甜酒揉散，不慌不忙就着咖啡咽下去，然后用左手无名指从右向左不停地抹髭须。

“您自己想想，绍伊别斯太太，”他望着桌子说，眯起眼睛摊开双手，“您想想我冒了多大的风险！姑娘是被骗进这家……怎么说呢，说得文雅点，青楼的。现在家长报警察局寻人。真妙！她从这一家躲进另一家，从第五家躲进第十家……可线索仍然在您这儿，特别是，你想想，出在我这段上！我有什么办法？”

“科尔别什先生，可她已经成年了。”窑主说。

“她是成年人了，”伊萨·萨韦奇肯定道，“她立下字据，说她自愿……”

艾马·艾得华多夫娜用低音胸有成竹地说：

“真的，这儿把她看作亲生女儿。”

“我说的可不是这些，”警察分局长懊恼地皱起眉头，“你们替我想想……这可是我的职务，天哪，怎么这么多烦心的事！”

窑主站起来，趿拉着便鞋向里屋走去，用一只浑浊的淡蓝眼睛无精打采地向警察分局长眨了眨眼。

“科尔别什先生，我请您看看我们的改建方案。我们希望房屋能扩大一点。”

“噢！好的，好的……”

两人十分钟后回来了，谁也不看谁。一张一百卢布票子在科尔别什衣袋里被攥得直响。警察分局长赶快把杯子里的甜酒

喝完了，一边对眼下风气问题大发牢骚：

“就拿我上中学的儿子帕维尔来说吧。小杂种竟对我说：‘爸爸，同学都骂我，说你在亚玛街当警察，接受妓院的贿赂。’您说说，绍伊别斯太太，让人生不生气？”

“哎呀呀！怎么会有的贿赂？我那女儿也……”

“我对他说：‘你去告诉你们校长，坏东西，以后谁也不许再说这种话，不然你爸爸把你们大家都告到省长那儿。’您猜怎么着？他回来对我说：‘我再也不是你儿子了，你另找一个吧。’什么话！我狠狠地揍了他一顿。简直太无法无天了！现在连话都不跟我说了，瞧着吧，我还得再给他点颜色瞧瞧！”

“哎呀，您快别说了，”安娜·玛尔可夫娜叹气道，搭拉下紫红色的下嘴唇，泪花洋溢在浑浊的眼睛里。“我的别尔托奇卡，她在弗莱舍尔中学念书，我们特意把她寄托给城里一家体面人家。您知道，这儿总归有点不方便。她突然回来了，从学校里学来的那些话呀，我听了脸一直红到脖子根。”

“千真万确，安诺奇卡一直红到了脖子根。”伊萨·萨韦奇帮腔道。

“是该脸红！您还是给小姐们准备早餐吧，对，对，对，我明白您的意思。可是老天爷，你们怎么办呢”我们究竟该怎么办？我倒要问问您，这些革命党，各式各样的大学生们，或者……还有别的人，想干什么？他们只能怪自己。哪儿都是放荡，道德堕落，不孝敬父母！他们真该统统被枪毙。”

“前天我们这儿就出了一件事，”左霞连忙插嘴道，“来了位客人，是个胖子……”

“别伸脖儿，”艾马·艾得华多夫娜用妓院行话严厉打断她，她自己正恭敬地听警察分局长说话，一面点着歪向一边的头，

“您还是给小姐们准备早餐吧。”

“没有人值得信赖，”窑主抱怨道，“佣人们都是骗子，没一个好人，姑娘们一心只想着自己的情人。光图自己快活，可就不想想自己的责任。”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气氛有点尴尬。正在这时，有人敲门。一个女人嗓音又尖又细，在门口喊道。“小领班，收钱吧。给我几个筹码，彼佳走啦。”

警察分局长站起来，挂正军刀。

“办公的时候到了，我该走了。再见，安娜·玛尔可夫娜。再见，伊萨·萨韦奇。”

“多喝上一杯如何。”眼睛瞎乎乎的伊萨·萨韦奇说，身子一直探到桌子上。

“不啦，多谢。满到嗓子眼啦。我荣幸地告辞！”

“多谢您的光临。有空常来。”

“一定会的！再见！”

他走到门口停了一下，意味深长地说：

“我还要提醒您一下，还是尽早解决这个姑娘的问题为好。当然，这是您的事，我不过给您提个醒罢了。”

他走了。等他下楼的脚步声渐渐消失，大门发出砰的一声带门声，艾马·艾得华多夫娜哼哼鼻子轻蔑地说：

“臭巡警！两头都想捞钱……”

然后，她们一个接一个走出客厅。楼里一片昏暗。半枯干的沼苔发出一阵阵幽香。四周一片寂静。

晚上六点钟吃午餐。午餐前有一段时间单调乏味得令人难

受。本来白天这段时间就是妓院生活中最难熬、最无聊的时刻。它有点像女校或其他女子寄宿学校过大节日时的沉闷而无聊的时刻。女伴们都回家了，于是，有了很大一段空闲，无事可干，整天无聊，快活又甜蜜。女人们只穿着内裙和白汗衫，露着胳膊，有时还赤着脚，头也不梳，脸也不洗，漫无目的地从这间屋逛到那间屋，用食指懒洋洋地戳戳旧钢琴的琴键，懒洋洋地用纸牌算卦，懒洋洋地互相逗骂，但一想到即将来临的夜晚，便十分生气。

柳芭卡吃过早饭，把剩下的面包屑和火腿皮拿去喂爱神，但很快她就不喜欢这么做了。她同纽拉买了几块伏牛花果糖和一把葵花子，两人站在一道将大街与妓院隔开的栅栏后面嗑瓜子，瓜子皮挂在下巴和胸脯上，无聊地谈论过往的行人：往路灯里添煤油的人、夹着收发簿的警察、穿过街道走进小铺子的其他妓院的领班……

纽拉身体瘦小，一双蓝眼睛向外突起。头发呈现出亚麻的白色，太阳穴上露出青筋。她一副又天真又愚蠢的样子，令人想起复活节时用白糖做的羊羔。她活泼好动，又很好奇，什么事都爱打听，谁的话都赞同，所有新闻总是头一个知道，说起话来滔滔不绝，说得唾液四溅，像小孩似的红嘴唇上鼓起唾沫泡。

对面啤酒店里的伙计出来了一会，跑进隔壁一家饭馆。这小子干瘦干瘦的，头发是卷的，眼睛有白内障。

“普罗霍尔·伊万诺维奇，我说普罗霍尔·伊万诺维奇，”纽拉喊道，“您嗑瓜子吗？我请客。”

“上我们这儿来串门呀！”柳芭卡接上碴说。

纽拉扑哧笑起来，一面笑得喘不过气一面说：

## 世界禁书文库 SHI JIE JIN SHU WEN KU

“来钻我们热被窝！”

这时大门开了，大领班趾高气扬的身影出现在门口。“呸！这像什么话？”她呵斥道：“说过你们多少回了，不许白天上街，可你们，呸，还穿着短裤短褂上街。真不知道你们怎么这样不害臊。体面的姑娘要懂得自爱，怎能这样做贱自己。亏得你们不在下等窑子里，而在体面的妓院里。这儿可不是小亚玛街。”

姑娘们走回妓院里，跑进厨房，在凳子上愣了好半天，她们望着厨娘普拉斯科维亚忙碌的身影，一边摇晃着腿，嗑着瓜子。

大家都聚集在小曼卡的房间里。这小曼卡又叫闯祸精曼卡或小面人曼卡。她和另一个叫卓亚的姑娘坐在床沿上。卓亚这姑娘很漂亮，身材高挑，一双柳叶眉，两只灰眼睛微微突起，脸色苍白，似乎很友善，脸苍白而善良是俄国妓女典型的脸。她们正玩纸牌，打“六十六分”。小曼卡最要好的女友耶妮雅在她们背后仰卧在床上，叨着根烟，看一本破破烂烂的书——《皇后的项链》，大仲马先生的作品。她是整个妓院里惟一爱看书的姑娘，什么书都看，并且看起来就爱不释手。她虽然拼命看冒险小说，效果却同预料的相反，丝毫没使她变得多愁善感，或减弱她的想象力。她最喜欢小说里构思巧妙，结尾耐人寻味的情节，壮观的决斗场面：决斗前子爵解开鞋上的花结，用以表示决不后退，决斗时把公爵刺穿，还向他道歉说：公爵他华丽的新坎肩被他刺了3个洞。她也喜欢看主人公把装满金币的钱包向左右两旁乱扔，还有亨利四世的风流韵事和他所说的俏皮话，总之，喜欢看法国前几世纪中那些看似浪漫的奢侈的华而不实的英雄主义。但在日常生活中，恰恰相反，她头脑

冷静，爱嘲弄人，很实际，非常厉害，不讲情面。她在妓院姑娘当中，就像寄宿学校的降级生、班上的头号大力士或者受人宠爱却爱虐待人的班花。她是个黑头发，细高个子的姑娘，一双褐色眼睛热情似水，一张骄傲的小嘴，上唇长着淡淡的髭须，脸颊上有两片不健康的发乌的红晕。

她没取下嘴里的烟卷，烟熏得她眯起眼睛，不时用手指蘸唾沫翻书页。她膝盖下面的腿露着，大脚掌有点难看：大脚趾头下面长着几个歪斜难看的尖节瘤。

塔玛拉也坐在这儿，稍稍弯着腰，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做着针线活。她很漂亮，性格恬静，头发淡棕色，略带一点乌亮，同冬天山脊上野狐的毛色一样。她的真名叫格利科丽娅，叫俗了变成了鲁克里娅了。但妓院历来把马特廖娜、阿加菲娅、西克利季尼娅等难听的俗名改为响亮的，尤其是有外国风味的名字。塔玛拉在修道院当过修女，也许只干过些粗活儿，至今她浮肿的脸上还时时浮现出苍白及羞怯，谦卑和机敏的神情——年轻修女所特有的神情。她性情孤僻，不与任何人亲近，对以往的经历守口如瓶。也许在她以往的生活中，除当过修女外，还包括许多不平凡的经历。在她慢条斯理的谈吐中，在那长睫毛覆盖下棕黄色眼睛所流露出的闪烁的目光中，在谦恭而放荡的圣女般的举止、微笑和音调中，包藏着某种神秘、隐讳和有罪的东西。有一次，姑娘们听见塔玛拉流利地说法语和德语，就十分惊讶，佩服得五体投地。她内心里有一股力量在奔腾。尽管她外表温顺，容易说话，但妓院所有的人，包括窑主、女伴、大小领班，甚至看门的——这个妓院里真正的救世主，灾星和英雄，都十分小心，唯恐得罪她。

“我和了，”卓亚说，翻开压在底牌下面的一张主牌，“我

## 世界禁书库 SHI JIE JIN SHU WEN KU

从四十分打起，从黑桃爱司打起，玛涅奇卡，给我十分。我赢了。五十七加十一，六十八分。你得了多少分？”

“三十分，”曼卡撅着嘴委屈地说，“你当然厉害啦，你有那么好的记性，记得我们出的每张牌，咱们出的牌你都记得。发牌……喂，往下讲呀，塔马罗奇卡？”她对旁边的女伴说，“你讲吧，我听着呢。”

卓亚洗油腻发黑的旧牌，让马妮娅起牌，然后先用手指蘸了蘸唾沫，然后又开始发牌。

塔玛拉没停下手中的针线活，低声地对马妮娅讲道：

“我们用金线平绣，绣圣坛披盖、圣餐布、主教穿的袈裟……绣上小草、花朵、十字架。冬天坐在窗前，窗户带着栅栏，小极了，光线只能透进一点点来，屋里弥漫着灯油味，香味，松柏味，不准说话，嬷嬷特别厉害。有谁闷得慌，唱起大斋戒赞美歌……‘仰望上天，让我们赞美歌唱……’唱得好极了，妙极了，平静的生活，芬芳的气味，窗外飘着雪花，仿佛生活在梦中……”

耶妮雅把翻烂了的小说搁在肚子上，将烟头从卓亚的头上扔过去，讥笑道：

“我们知道你们那种所谓的平静生活。婴儿扔进茅坑里，魔鬼围着你们的圣地转。”

“我叫四十分，得了四十六分！我赢啦！”小曼卡十分激动，拍着手喊道，“我翻了个三。”

塔玛拉听了耶妮雅的话微微一笑，回答的时候也露出一丝难以察觉的笑容，几乎没牵动嘴角，嘴角只狡猾地轻轻撇了一撇，让人不明白她的笑是什么意思，同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笑得一模一样。



## 亚 玛 街

“世人对修女编造了这么多坏话……好吧，即使她们有罪过……”

“没罪过——不后悔，”卓亚十分认真的插了一句，把手指伸进嘴里蘸唾沫。

“坐着绣啊绣啊，绣得头都昏了，早晨又站得腰酸腿疼。晚上还要做祷告。去敲嬷嬷修道室的门：‘愿圣主宽恕我们’，可嬷嬷从修道室里粗声粗气回答一声‘阿门’。”

耶妮雅盯着她看了很久，摇了摇头，意味深长地说：“塔玛拉，我觉得你真有点古怪，我很惊讶。真的，象松卡这样的傻瓜惦记男人我不奇怪，因为她们是傻瓜嘛。可你呢，什么世面没见过呢？但居然也做这样的傻事。你干吗要绣这件衬衫呢？”

塔玛拉从从容容地在膝盖上用别针把衬衫别好，再用顶针把针脚压平，然后抬起头，眯着眼睛，微微歪着脑袋说：

“总得找点事情做呀。闲极无聊。我又不爱打牌。”

耶妮雅仍然摇头。

“不对，你是个古怪姑娘，真的，古怪极了。客人给你的钱比谁都多。可你把这大把的钱都花在什么傻事上了？买的香水七卢布一瓶。有什么用？现在又花十五卢布买绸料。你这是给先卡绣的吧？”

“当然是先卡喽。”

“他可真是宝贝——一个背时的贼。上妓院的排场简直像将帅。他怎么不揍你呢。贼都爱打女人。把你的钱统统捞走了吧？”

“我一分钱也不多给。”塔玛拉温顺地回答，用牙齿咬断线。